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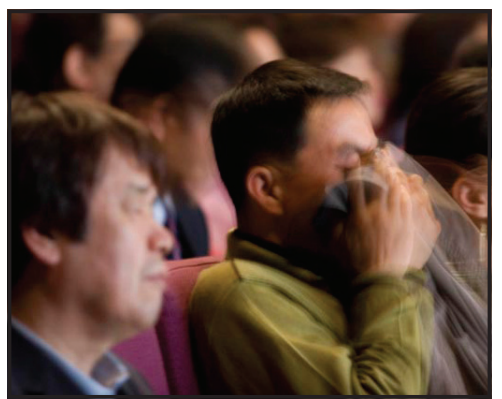
# 神韻「從新延續斷脈的真正中國文化」

美國神韻藝術團以純正的中國古典舞傳遞神傳文化內涵的節目，突破了中共層層阻撓，深深的感動了有著相同淵源文化傳統的大韓民族，也喚醒了潛藏在韓國人心中的「忠孝」精神，散場時很多內斂的韓國民眾紅著眼眶與鼻子離開劇場。

## 延續了斷脈的五千年中華文明

薛勇洙先生是韓國「南北韓青少年交流和平聯隊」理事長，在看過神韻藝術團韓國首爾演出後說：「五千年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並成為了東方的文化核心。然而其間這一脈相承的文明因中共而中斷了。現在的中國，雖然還留有一些古文化，但也都因為受中共黨文化的影響而變異、不再純粹了。藝術也因此沒能銜接上，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變異的中國。此次神韻的演出，從新延續了斷脈了的真正的中國文化。」

薛先生還說：「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也曾有許多為了真實而付出寶貴生命的英雄人物。時



圖：受感動的韓國觀眾，頻頻拭淚。



圖：神韻以純正的中國古典舞傳遞神傳文化內涵的節目，深深的感動了有著相同淵源文化傳統的大韓民族。

間雖短，但中國人追求真實和正義的意志卻通過神韻的演出表現出來了。」

當談到「神韻」兩個字的涵義，他感覺是在指「人與神同在，天人合一」。他說作為「南北韓青少年交流和平聯隊」理事長，他很想讓南北韓的青少年都能看看這一演出。並說：「正如人的一生有始有終一樣，人活著的舞台就是歷史。在歷史長河中，許多先知覺者教給我們的智慧就溶入到神韻藝術團的演出之中。」

薛勇洙先生最後對中國使館阻撓神韻演出一事說：「我想今天韓國觀眾都會清楚其中緣由。」「無論中共如何想隱匿歷史，歷史都不會就此跳過或被埋藏。」

## 「神韻」是神的意志

韓國體育大學是韓國唯一的綜合體育大學，這所大學的南在和教授在觀看四月二十五日晚上的神韻首爾演出後表示，作為基督徒的他，對這場演出別有一番感受。在上半場節目中，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創世》：節目結合舞

蹈和舞台天幕絕妙的展現出了天使和神共存的天國的景象。

南教授說，他曾去過中國和台灣，但他認為今天他所觀看的演出是中國人在近代第一次把神的世界搬到舞台上的演出。他還說，因為節目中展現出了藏族、蒙古族等多個少數民族文化，他感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多樣性。

南教授還談到他對「神韻」兩個漢字的涵義的理解：「在觀賞二胡演奏時，我看到了舞台上打出了神韻字樣，看過漢字後我覺的那是指神的意志，上天的意旨。」

## 中國五千年歷史昇華成了藝術

韓國水原市藝術家聯合會會長金勳東先生在觀看神韻藝術團首爾演出後激動的表示「演出使中國五千年歷史昇華成了藝術。我覺的神韻演出活生生的重現了中國過去的歷史。」

金先生說，他感覺到了整場演出有一條主線在牽引，穿插在節目和節目之間的歌曲所傳達的信息起到了一種關鍵的作用，這

些歌曲使各個節目很自然地溶合到一起。

他覺的，中國的各種文化都有他自己的特點，但是在上半場節目中給他印象最深的是舞蹈《造像》。他說：「這個舞蹈不僅編舞編的極好，而且利用舞台天幕立體呈現了敦煌石窟，非常引人入勝。一個虔誠的佛像雕塑家在夢中真實的看到自己的誠信換來神佛的指點，這對我震撼很大。」

當談到中共連續三次干擾首爾演出一事，金先生說：「這是非常無知無恥的行為。藝術就像是沒有國界的通用貨幣，在哪个國家都是行得通的。藝術是由觀賞者來判斷的，而不是哪個政治集團來判斷的。干擾藝術演出是很差勁的做法。」

## 展現中國人權迫害問題

柳姬先是韓國最大經濟報《每日經濟》的原主編，現任一所記者培養學校的老師。看完神韻藝術團在首爾的演出後，她表示，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

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先，以其無次易之也」，貌似柔、實則強，我想世上的一切也都是如此。

「大部分的藝術作品都有自己所要達到的目的地和所要傳達的主題。那也許是作者的思想，也許會是作者對社會（某些事件）的強烈的譴責。但是如果藝術作品純粹是為給觀賞者一種美的感受，那會使藝術變成一種娛樂，這是很危險的。我覺的這場演出倍加令人感動之處就在於，他不僅表現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美，還包含了有關人權問題。」

柳姬先說，中國在短時間內經歷了急劇的政治變化和經濟發展，可是背後卻隱藏著違背傳統的巨流。那個巨流就是對法輪功的迫害，而整場演出並沒有對當局野蠻的、非人道的人權迫害表示出憤怒，而是通過反映天象來傳達「善惡有報」的信息。

她認為，歌曲《為何拒絕》也是和法輪功迫害有關的歌曲，可是音調仍然很平和而且具有濃厚的中國味道。

## 對《精忠報國》印象深刻

韓國從歷史的久遠就非常重視儒家的「忠」和「孝」，以至到了現代「忠」已經成為了韓國社會要遵守的倫理道德，而「孝」成為了韓國家庭要遵守的倫理道德。韓國觀眾對《精忠報國》節目的反應，就說明了這一點。

韓國陶藝藝術家兼詩人崔峴大先生讚賞的說：「岳飛和岳母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忠孝精神是即使用文字也是很難表現的，可是演員用身體語言完美的表現出來了。」韓國傳統茶會會長鄭貞子女士說，想到岳飛和岳母的心情，她流下了眼淚。韓國國學研究院研究員主任鄭在薰讚歎的說，演員把他腦中岳飛將軍的形象活生生的再現了出來，令人感動。

文／韓國大法弟子

# 道人之語蘊天機 七十年後終解迷

我今年八十一歲，這裡講的是我親身經歷的一樁往事。

我娘家住在濟南市南部山區。七十年前我很小的時候，就記著家裏住著一位修行的道人。此人四十開外，與我父親年歲相仿，人很善良。

在我十二歲那年，記得最深的幾件事情：有一天是晴空萬里，他卻不讓我家人外出，但不說為啥。快到中午時，狂風四起，飛沙走石，大樹拔起折斷，房子揭蓋，對面伸手不見五指。大約一個小時左右，天才慢慢放亮，出來太陽。道人說：如果正面碰上這風頭，人就會生場大病和扒幾層皮，嚴重的甚至連命也難保。

這一年大旱，入伏的頭三天才下雨，村裡人都趕快搶種。道人卻不讓我們家種，他說：咱家播種用的東西先借別人使用，他們用完後，咱們再用也不遲。原來三天後，又下了一場更大的雨，種上的也白種了，全讓雨給沖壞了。大雨過後，地裡很濕，

他卻催著趕快種，再不能耽誤，否則種的莊稼就不好出苗了。

還有一次我家叔叔結婚，道人跟我爺爺商量：家裏大喜的日子，能不能叫我師父也來喝個喜酒？爺爺說：你來家這麼多年了，也未見過你師父，快讓他來吧！

到了結婚的那天，直到客人都走了，家裏人也沒見到他的師父。爺爺問他：你怎麼沒把你的師父請來？他說：早來了，只不過人看不見他。

過了幾年，道人對我父母說：我要走了，我不能在這裡修行了，家裏如果有事需要我幫忙的時候，可點上一根香叫我的名字。家裏人似信非信。

又過了一年，父親背後長了個惡瘡，花了很多錢也治不好，這才想起了道人，想起了他說的話：「點一根香叫我的名字，我就到……」但他畢竟是個人，能有這麼靈驗嗎？家裏人也顧不得這麼多了，試試吧。

晚上奶奶拿了一把香在院

子裡點上後，叫著道人的名字快來。當時是寒冷的冬天，天還沒亮的時候聽見有人敲門，開門後一看是道人，只見他滿頭大汗，棉衣都被汗浸透了。第一句話就問家裏出了什麼大事？母親把父親的病情說了。他看了看父親的惡瘡後說沒事，好治。然後把惡瘡挖掉，上了藥。第二天，父親就能下床了。

吃飯的時候他對我父母說，以後你們再不能給我打信了（就是燒香），我可承擔不起一把香這樣的禮儀。他臨走時父親問他什麼時候再回來看我們？道人說：「等山上有了樓、井裡水淌到家、燈頭朝了上、山剩半邊、人死後沒人埋的時候，我再回來看你們。那時大變樣，恐怕小叔叔和小姑姑能不能見著面還很難說。」父母聽完後，臉色都變了，說人死沒人埋，這不是場大災難嗎？就沒有解此難的辦法嗎？經父母的多次追問後，道人才說：「臉上有印看不見，抹去印記度劫難。」全家都深深記

下這些話來，就是難解其中的意思。

七十年後的現在，他說的前四句話都一一實現了，現在山上下都有樓房，井裡的水也淌到了家（因以前都是到水灣裡，井裡去挑水喝），燈頭朝了上是指的電燈，以前都是用的煤油燈，所以燈頭是朝上的。因為我們這裡是山區，但過度開採，沒有完整的，多數是半邊。只有「人死後沒人埋」這句還沒應驗。可我也始終沒有解開「度劫難」那兩句話，還是謎。我經常給孩子們說這件事，他們都不信，還不讓我說這些話，說到時候人家怎麼辦咱們就怎麼辦。

不久前有一天早上開門時，門縫裡夾著一張單子，我就讓孩子們念給我聽聽上面寫的是什麼。當我聽到「大紀元」三個字時，我忽然想起了道人原先常說大紀元是研究天象變化的，他預先就能知道天災人禍。當念到上面寫著：「老天要滅共產黨，凡是舉手入過黨、團、少先隊及作

惡多端的人，臉上都帶有印記，眼前面臨一場大災大難，要想度過這一場大劫難，可用小名、別名、化名，向大紀元聲明退出即可，就能抹去臉上的『獸』字印記，永保平安。」

我又想起了道人說「臉上有印看不見，抹去印記度劫難」的話來。這一張法輪功真相的單子一下子給我解開了七十多年解不開的「迷」，怪不得法輪功的傳單讓大家退黨、團、隊，原來是在救人，讓大家保平安啊！

我們全家明白後，都一一照辦退出了黨、團、隊。我今天也為了救人，才叫孩子們寫出這樁事來。別錯過時機，當災難真的到來，後悔晚矣！不要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啊！

七十年前的道士預見了現在的人和事。我已經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如今也是子孫滿堂。也希望各位父老鄉親們的親朋好友都能平安無事，明白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老話。（濟南老人口述，大法弟子整理）